LIBRARY
SEP 26 1975
UNIVERSITY OF TORONTO

B
128
C54L53
1552a
v. 1

重刻朱子年譜目録

宋邵武李方子果齋原輯
明婺源李　默古沖增修

卷之首
原序
畫像
像賛
世系
題名録
卷之一

年譜
卷之二
年譜
卷之三
附錄
行狀
卷之四
附錄
宋史道學本傳
卷之五

附錄

歷代褒典 宋元明
楊剛中始建家廟記
虞集復田記
王禕重建家廟記
汪仲魯重修家廟記
高攀龍程朱闕里志序 增入

高攀龍程朱闕里志序 增入
汪仲魯重修家廟記
王禕重建家廟記
虞集復田記
楊剛中始建家廟記
歷代褒典 宋元明
附録

重刻朱子年譜原序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臯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族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柄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數

重刻朱子年譜原序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

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弊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興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閒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

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漏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痾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思博見淩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實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指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

靡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逮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論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嗚呼帝王不作而

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

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忘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遡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辯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巳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

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溷惑麁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翛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

而莫知爲之者又曰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

說而斷以巳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
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
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
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
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
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
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
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
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

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例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

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

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旣通四子又讀一經

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

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

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

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

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

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

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

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

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辯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擭穽之塗摧陷廓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駑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慌於持敬

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旣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翦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

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亹亹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卽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禆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轥轢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勿以空

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
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
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
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
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辨
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
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必
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
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
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

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
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
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
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
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
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
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
儒各以巳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
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
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

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
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
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
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
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
也

汪仲魯曰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我文公闕里掌祠
事朱境以書告曰文公年譜謀鋟諸梓邑賢令佐
斯文朋友願就徵猷敢以序文爲請嗚呼大賢君
子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教也況吾文公之年

譜乎哉刊以傳示於人固其宜也然在當時年譜
與行狀二文並傳故年譜所載求師取友注述本
末出處進退居官蒞政前後次第悉詳年月書之
而行狀則惟以發明求端用力之精義微旨造道
成德之淵奥要歸所以承先聖道統之傳信有在
也昔伊川撰明道行狀而伊川之年譜行述則有
待於文公嗚呼大賢君子盛德形容良不易易也
此康節墓誌所以唯屬之明道而濂溪之行述亦
待吾文公而後方爲撰述蓋惟聖賢能知聖賢故
也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均之爲聖人

也達而在上則立君道以正萬方窮而在下則立
師道以教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之
聖人也立君道以正萬方者也仲尼窮而在下之
聖人也立師道以教萬世者也師道之立君道所
由以立也先儒有言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
則集諸儒之大成是亦所謂立師道以教萬世者
與今文公之學薄海內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家有其書人誦其言然經燹之餘此文或不能盡
見也以平日仰慕之心誠得此而寓目焉則其感
發興起若時雨之霑溉自有不能已者詩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謂與若邑令佐倡率刊行
而前廣西護衛知事李文徵辭疾家居集議督工
力就厥緒均知崇尚斯文以隆治化咸可尚也故
不敢辭以復命于掌祠云是歲之九月三日

十一世孫凌曰徽國文公年譜宋李果齋氏所著也
益以勉齋黃氏行狀先祖生平履歷道學事功始
終大致盡矣婺源戴氏因舊本釐正附謚議詩文
而總曰實紀重於徽也考亭仍婺葉侯重修本併
附書院題記總曰年譜行狀重於建也蓋子孫世
守以爲家乘凌不敏無聞承先訓如恐墜之頃病

謝山居嘉靖壬子春仲大巡侍御元山翁曾老先
生按閩之暇凌以年末胥見于建溪行臺時元翁
紀肅度貞右文崇教比詢家世閒出年譜求正公
披覽一盡嘆字跡多漫滅亟欲修訂且慨舊本之
未盡善也遂檄郡貳楊侯節推操侯介守謝侯教
請于大冢宰古冲翁李老先生重加叅定校閱纂
輯之勤歷三時焉備載翁所序集矣錄既成以呈
侍御公乃命付諸木嘉惠四方學者凌私心感激
其何可喻復移檄郡判潘侯諭凌撰序諸後凌叨
末裔奚敢厠以文辭顧仰荷元翁隆重盛心冲翁

裁成雅教義不容緘也爰俾朱氏之派世世護持
襲如瑤珙服如韋弦庸副作新盛典所以報德哉
抑凌竊聞晦祖受業延平推衍闡大尊信表章實
程氏之學也河洛淵源即孔孟正脉也夫子之道
萬世一日獨吾祖之學近稍廢而不講固凌不肖
者之罪于今何幸逢乎侍御公之鄉多文獻景行
得師超軼聞見巳神會孔門於千百世之上而獨
崇尚晦祖惓惓思興起其學冲翁桑梓在念悉力
訂讎即其用心俱可想也將使晦祖之學行而後
孔孟之道可明孔孟之道明而後聖王之治可復

兹或二公意也要皆能以斯文鳴國家之盛者凌
故闡而揚之大雅君子冀原僭妄惟以可告于宗
云

時嘉靖壬子仲冬既望

茲此二公意也要在能以斯文鳴國家之盛者哉
故闡而揚之大雅君子幸原僭妄焉以有合于宗
云

時嘉靖壬午仲冬既望

詩原存

二



太師嶽國文公眞像

右像乃家廟所藏文公六十一歲時所寫眞也威儀儼肅與嘗泛觀者大相逕庭因拜手謹依原像摹寫鋟梓於卷端使觀者亦可想見先生平生之氣象云

栝蒼葉公回謹識

朱子自題畫像

從容乎禮法之塲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盖將有意焉而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自題畫像詩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量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趙汝騰贊

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折衷羣言如射中鵠絕學
梯航斯文菽粟在慶元初中行獨復

吳澄贊

義理精密繭絲牛毛心胷開豁海濶天高豪傑
之才聖賢之學景星卿雲泰山喬嶽

朱子世系圖

居歙州篁墩唐天祐中公以陶雅之命總兵三千戍婺源民賴以安因家焉任制置茶院

○始祖諱瓌

廷雋 字文和

昭元 字致堯

惟甫 字全美

振 字文昇墓三公塢乾亥山丙向夫人程氏墓官坑庚申山坎向金斗形梁上穴

絢 字義夫卽王橋府君已上居婺源

森 字良材卒贈承事郎葬政和護國寺側

松 字喬年號韋齋同上舍出身仕政和尤溪尉奉親定居建陽考亭歷吏部員外郎兼領史職卒謚獻靖公

熹 字仲晦謚文公子孫居閩代有顯宦

塾 字受之贈奉直大夫

埜 字文之仕迪功郎贈朝奉大夫

在 字敬之仕大中大夫煥章閣待制吏部侍郎贈正奉大夫

鉅 字子大授宣教郎順昌知縣

淵

洽 子孫居閩

潛 授迪功郎

濟 生八子

椿 迪功第七子字國壽號友蓮仕考亭書院山長

勲 字文德至元戊寅領薦始携子境回婺源掌祠事

坤 字汝厚居閩

域 字汝壽卒閩中

奎 字汝章居閩

境 字汝達掌祠事

莊 字汝敬居閩

鏡 字子照乙已奉父柩與母回婺源嗣掌祠事

湛 字宗源

鈿 字子疇

淥 字紹寧

朱子題名錄

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鏁院

知貢舉　吏部侍郎邊知白

同知貢舉　禮部侍郎周執羔　守右正言巫伋

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

二月廿二廿三廿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

考試官　殿中侍御史余堯弼

二月二十三日引試御試

初考官　沈該　吳㮚　陳誠之

覆考官　李朝正　湯思退　沈介

四月初三日御試策一道

朕觀自古、、興之主莫如光武之盛蓋旣取諸新室又恢一代宏模巍乎與高祖相望垂統皆二百祀朕甚慕之今予大夫通達國體咸造于廷願聞今日治道何典補可以起晉唐之陵　何馳騄可以接東漢之軌迹夫旣抑臧宮之銳謝西域之質則柔道所理必有品章條貫要兼創業守文之懿視夏康周宣猶有光焉固予大夫之所蓄積也其著于篇朕將親覽

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釋褐當月十八日赴期集所

四月二十六日賜錢一千七百貫二十九日朝謝

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黃甲叙同年

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　先聖先師鄒國公

五月　日立題名石刻于禮部

賜狀元王佐等聞喜宴于禮部

第一甲第一人狀元王　佐等十人

二甲　甘　焯等十九人

三甲　索　楊等三十七人

四甲　孟致誠等一百二十二人

五甲　戴幾先等一百四十二人

五甲第九十人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
九九月十五日生外氏祝　偏侍下　第五一

一舉　兄弟無人娶劉氏曾祖徇故不仕祖森父
松故任左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
里父爲戶

重刻朱子年譜卷之一

朱子諱熹字仲晦新安人生于劍州尤溪始居崇安五夫里牓所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以新安有紫陽山識故鄉也後刱草堂於建陽蘆峯之雲谷牓曰晦庵自稱雲谷老人亦曰晦翁既又結廬於武夷五曲曰武夷精舍晚卜築於考亭又曰滄洲精舍時號滄洲病叟最後揲蓍遇遯之同人因更號遯翁卒年七十有一仕至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曰文

追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庭

庚戌 高宗建炎四年秋九月甲寅先生生于延平尤溪之寓舍

先生本歙州人祖居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宣和末父松字喬年號韋齋嘗爲建州政和縣尉時丁父喪以方臘亂不能歸遂葬其親於政和縣護國寺側自後僑寓於建劍二州是歲館於延平尤溪鄭氏而生先生時婺源縣南韋齋井有紫氣如虹焉

辛亥　紹興元年二歲

壬子　二年三歲

癸丑　三年四歲

先生幼頴悟甫能言韋齋指天示之日天也問日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

甲寅　四年五歲始入小學

韋齋與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
二今五歲上學矣○按先生小名沈郎小
字季延此云
五二以行稱

乙卯 五年六歲

丙辰 六年七歲

丁巳 七年八歲

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
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
視之八卦也又嘗指日問於韋齋曰日何
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奇之

戊午 八年九歲

己未　九年十歲

時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按語錄云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
聖人亦易做

庚申　十年年十一受學于家庭

時韋齋爲吏部員外郎以不附秦檜和議出知饒州請祠居於家○初韋齋師事羅豫章與李延平爲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伊雒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時益自刻厲痛制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有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曰韋齋以自警焉

辛酉十有一年年十二

壬戌十有二年年十三

癸亥十有三年年十四春三月丁父韋齋先生憂

韋齋卒於建州之水南享年四十有七

初稟學于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之門

當韋齋疾革時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少傅之弟屏山劉子翬彥沖且顧謂先生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

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韋齋歿少傅爲築室於其里第之傍先生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乃遵遺訓稟學於三君子之門三君子撫教如子姪而白水劉公因以其女妻之不數年二劉公相繼下世獨事籍溪胡公爲最久云

○按先生所爲草堂墓表與籍溪行狀俱稱二公受學涪陵譙天授盡聞伊雒之學其淵源大略本此至於師門誼篤則屏山爲最其其爲屏山墓表有云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又命字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云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言而思毖動而思蹟凜乎惴惴惟顏曾

是畏其期待責望之意如此先生晚歲猶
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蓋識
父師之
誨也

甲子 十有四年年十五葬韋齋先生于西塔山

西塔山在崇安縣五夫里其後改葬於上
梅里寂歷山中峯之原有行狀及神道碑

乙丑 十有五年年十六

按語錄云熹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雖愚
必明雖柔必強一段解得痛快讀之未嘗
不竦然警
厲奮發

丙寅 十有六年年十七

按語錄云熹年十六七
時喫了多少辛苦讀書

丁卯十有七年年十八秋舉建州鄉貢
考官蔡兹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
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戊辰十有八年年十九春登王佐榜進士夏准勑
賜同進士出身
中第五甲
第九十人

己巳十有九年年二十
按語錄云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
只逐句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只

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又云自十五六至
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沒要緊不
難理會又云二十歲前得上蔡語錄觀之
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再觀用粉筆三觀用
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又云
二十歲前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又跋曾南
豐帖云熹年二十許時便喜
讀南豐先生之文竊慕效之

庚午 二十年年二十一春如婺源展墓

先是婺源鄉丈人俞仲猷嘗得先生少年
翰墨以示其友董頴相與嗟賞頴有詩云
共歎韋齋老有子筆扛鼎時董琦嘗侍先
生於鄉人之坐酒酣坐客以次歌誦先生
獨歌離騷經一章吐音洪暢坐客竦然○
有帖與內弟程洵曰聞之諸先生皆云作

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繇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深其本又帖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辭賦之宗學詩而不本之於此是亦淺矣然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已而已反求諸已別無要妙語孟二書精之熟之求見聖賢所以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韋齋之仕於閩嘗質其先田百畝以爲貧同邑張敦頤教授於劍請爲贖之韋齋没敦頤以書慰先生於喪次而歸田焉至是先生省墓婺源遂以其祖入充祭掃之用

辛未　二十有一年年二十二春銓試中等夏授左

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壬申二十有二年年二十三

癸酉二十有三年年二十四夏始受學于延平李

先生之門

初楊文靖公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羅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諱侗字愿中受學羅公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爲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廸天啓嘗曰愿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韋齋深以爲知言先生少時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特往見之先生常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

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說皆非又云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曰公恁地縣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熹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又云始見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三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熹遂將所謂禪權倚閣起取聖賢書讀之讀來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李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掊擊其失繇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按延平行狀其教人曰讀書者

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
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皆可勉而進矣
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辭義以資誦說其
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
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
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
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
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
也○又按李閎祖錄先生語云沈元用問
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問
李先生李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
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
如此說豈不誤他熹聞之悚然始知前日
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人極頴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

秋七月至同安丁酉子塾生

先生涖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倘
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廨有燕坐之室
更名日高士軒而以令甲凡簿所當爲者
大書楣間又職兼學事身率諸生規矩甚
嚴初士子尚循故態食已則去先生爲文
勸喻之以爲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
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
今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各已散去
豈愛日之意哉蓋今日學者舍科舉之業
則無以爲也故苟足以應有司之求則至
於怠游而不知反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
則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矣所以孳孳焉
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哉
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知所以爲學則將
有欲已不能者先生既選邑之秀民充弟
子員身加督勵有柯君翰者家居教授常

百餘人行峻不苟遂請爲學職衆益有所嚴憚不敢爲非先生又以爲區區防之於法制之末而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趣而興於行乃增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摩理義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然從之以至學殿講坐齋舍悉加整葺云○先生曰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先生又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牓徧貼云本廳取幾日點追甚鄉分稅仰人戶鄉司知委只如

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簡
信而已如或違限定斷不恕所以人怕

甲戌 二十有四年年二十五子埜生

乙亥 二十有五年年二十六春建經史閣

正月以檄至帥府請盡模府中所有書藏弆閣中又料簡故匱治平中所藏書得尚可讀者二百餘卷悉庋於閣學者得以覽觀焉初縣學釋奠舊例止以人吏行事先生至求政和五禮新儀印本於縣無之乃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禮儀器用衣服等圖訓釋辨明纖悉畢備俾執事學生日夕觀覽臨事無舛

立故丞相蘇公祠于學官

蘇公名頌字子容同安人相
元祐間學術風節爲世所稱

丙子 二十有六年年二十七秋七月秩滿冬奉檄
走旁郡
時考滿代者不至因送老幼以歸○按語
錄云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客邸借得
孟子一冊子細
讀方尋得本意

丁丑 二十有七年年二十八春還同安候代不至
罷歸
館於北溪陳淳畏壘庵者數月命友生之
嗜學者與居作畏壘庵記冬十一月代者

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其去也士思

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於學官

戊寅二十有八年年二十九春正月見李先生于

延平

冬十一月以養親請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

嶽廟

先生自同安歸彌樂其

道其於仕進泊如也

己卯二十有九年年三十

作謝上蔡

語錄後序

秋八月召赴行在辭

用執政陳俊卿薦也先生方控辭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是歲籍溪胡公縣司直攺正字將就職先生送行有詩曰執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猨驚鶴怨渾閑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甕牖前頭翠作屛晩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麽青五峯胡宏曰此詩有體而無用因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似爲籍溪胡公解嘲云

庚辰三十年年三十一冬再見李先生于延平

退寓舍旁西林院閱月而後去汪端明應辰云先生師事延平久益不懈嘗言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絶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

辛巳三十有一年年三十二

是歲貽書黃樞密論恢復

壬午三十有二年年三十三春迎謁李先生于建安遂與俱歸延平

復寓西林者數月

秋八月應詔上封事是月予祠

是歲五月祠秩滿復以爲請會六月孝宗即位詔求直言遂上封事畧曰帝王之學必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夫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見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得矣至於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也又曰今日之計要在脩政事攘□□而已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陛下前日所號名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誠與之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是從則朝廷

正而內外遠近莫不一於正矣不
報是月得祠○作論語纂訓序

癸未
孝宗隆興元年年三十四春三月再召辭有
旨趣行冬十月至行在辛巳入對垂拱殿
其一言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
之謂也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
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
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勸講之臣所
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
下又不過求之於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
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
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
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
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懸不講乎

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眞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止上爲之動容次論今之論國計者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緜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讎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已之私也國家之與 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論先王制御 之道其本不在威彊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

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
爲急先之務庶幾形勢自疆而恢復可冀
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約和未還宰臣
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龍大淵
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
而加剴切焉先是先生將趨召命問李先
生所宜言李先生以爲今日三綱不立義
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盛人皆趨
利不顧義而主勢孤先生首用其說以對
按先生與魏元履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
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酧酢如嚮次讀第
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
倖鴟張則不
復聞聖語矣

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

替成貧闕也拜命遂歸是歲有答陳漕
書論鹽法及與汪尚書書論龜山語錄

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

既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訓詁略而義理
詳殆非啓蒙之要因而刪錄以成此編

歸劉氏田

初屏山與先生講習武夷去家頗遠特於
中途建歇馬莊買田二百餘畝以供諸費
實與先生共之屏山既歿忠定公珙盡以
畀先生資其養毋後先生同安秩滿以田
還屏山子玶玶不受謀於忠
定轉畀南峰寺至今猶存

甲申二年年三十五春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

始聞帥汪端明延請李先生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先生比葬時又往會○先生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至是歲書成

乙酉　乾道元年年三十六夏四月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先是省劄趣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禮等方主和議不合請祠以歸○是歲六月讀魏元履所作戊午讜議爲之流涕因序其略曰戊午之議發言盈庭其曰□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說不出於利害之間又其餘則忩其疇昔之言厭或告之則曰處士之大言耳秦檜之罪所以上

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
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勢以要君使人
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
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

丙戌　二年年三十七

丁亥　三年年三十八秋八月如長沙訪南軒張公

敬夫道經昭武謁黃端明

是行道經昭武遂謁黃中端明於其家端
明端莊靜重德容粹然先生自以溫厚和
平之氣不勝其麤厲猛起之心故至昭武
先之以書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
先生與曹晉云九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
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

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留長沙兩月講論之語無所考見南軒贈行之詩曰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先生答詩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玆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玆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又中和舊說序云予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先生卒更定其說然則未發之旨蓋未相契

也○考先生與敬夫論中和幾十年而始定初與敬夫書以爲人自有生卽有知識應事接物念念遷革其間初無頃刻停息所謂未發之中乃寂然之本體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未嘗不寂然也又曰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後答敬夫書又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最後與敬夫書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蓋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心者所以主乎身無動靜語黙之間者也方其靜也事

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

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及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皆是此意按語錄云某嘗論未發之謂中中字以爲在中之義南軒深以爲不然及某再書論之書未至而南軒遣書來以爲是南軒見識純粹踐行誠實使人望而敬畏之某不及也○是時嘗與南軒講學於嶽麓書院名嶽麓之頂曰赫曦臺有詩

冬十一月偕南軒登南嶽衡山

南嶽之遊行雪中凡七日庚辰雪霽出方廣范伯崇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

之勝將餞雲峰寺劇論所疑而別至櫧州
先生與范伯崇林擇之取道東歸敬夫遂
西還長沙自嶽宮行至櫧州百八十里所
歷山川林野風煙景物道中掇拾爲詩二
百餘篇名南
嶽唱酬集

十二月至自長沙

除樞密院編脩待次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也

戊子四年年三十九夏四月崇安饑貸粟于府以
賑之

時盜發浦城崇安人情大震先生乃請貸於府得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饑是冬有年民願輦粟還官知府事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

程氏遺書成

初二程子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間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書凡二十五篇以歲月先後爲次第篇目云

秋七月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省劄屢趣就職固辭

時國子學錄魏掞之以論曾覿去國遂力辭不就職

己丑五年年四十春正月戊午子在生

作太極通書後序

秋九月戊午丁毋孺人祝氏憂

八月省劄復趣行會丁祝孺人憂得不行孺人歙州處士諱確女也後贈碩人追封粵國夫人

庚寅六年年四十一春正月葬祝孺人于寒泉塢

寒泉塢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自作壙記

家禮成

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旣成未嘗爲學者道易簀之後其書始出於人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黃榦直卿云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覽者詳擇焉

秋七月遷韋齋先生墓

按遷墓記云乾道六年七月遷於里之白水鵝子峯下及考行狀又云慶元某年某月遷於寂歷山卽今墓是也豈韋齋之墓嘗再遷與

冬十二月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工部侍郎胡銓澹菴以
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

辛卯 七年年四十二秋八月剏立社倉于五夫里

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彊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遂因前所貸米剏立社倉爲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皆備其規畫條約見社倉須知社倉記按延和奏劄云臣等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飢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係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

共掌管遇歛散時節卽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

壬辰 八年年四十三春正月論孟精義成

是書初名要義改今名後又改名集義蓋取二程先生之言蒐輯條流以附二書本章之次及横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而序其略曰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

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與

二月趣行以祿不及養辭夏四月有旨疾速起發再辭六月省劄催又辭

資治通鑑綱目成

序稱先正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藳脩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故嘗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

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蓋綱倣春秋目倣左氏爲此書以正司馬公之所未明者也

名臣言行錄成

錄聖宋八朝名臣言行也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橫渠張子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伊川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

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
後蓋未之見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
先生至是發明其義嘗謂橫渠說這般話
體用兼備又曰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
狹克其量是甚麽樣大合
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

癸巳九年年四十四春省劄再趣行又辭就乞差
監嶽廟

夏四月太極圖說通書解成
始濂溪周子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
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
之蘊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
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先生謂二程先生

語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然周子旣手授二程程本圖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不知有所總攝又朱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來而胡五峰以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至是爲之傳解與西銘解義皆未出以示人也○作尹和靖言行錄序

五月有旨特與改秩宮觀辭

先是有旨再趣行又辭繼而四被省劄俱辭至是進呈乞嶽廟劄子是年梁克家出

申前命又辭克家因奏先生屢名不起宜
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七曰熹安貧守道廉
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
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

六月程氏外書成

既編次遺書復取諸家集錄參伍相除得
十有二篇名曰外書而二程子之遺言備
矣○作中
和集解序

甲午 淳熙元年年四十五夏六月始拜改秩之命

先是十一月省劄檢會依已降指揮行下
二月再辭三月省劄檢會不合辭免有旨
劄下又辭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降指揮
先生以爲改官賦祿蓋朝廷進賢賞功優

老報勤之典乃使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故三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至是始拜命

乙未二年年四十六夏五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講學于寒泉精舍

按與呂公帖云昨卯此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此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巳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語孟子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

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無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其切劘之意如此

近思錄成

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先生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總六百二十二條爲十四篇名近思錄首論道體次爲學致知存養克治次家道出處治體治法居官處事次教人之法警戒改過辨別異端總論聖賢先生嘗語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東萊謂一卷所謂陰陽變化性命之說非初學者所能領會先生曰且令識箇頭腦學者

須自二三四卷而入其後先生守
臨漳日又添入數條刻於學官

偕東萊至鵞湖梭山陸公子壽象山陸公子靜來會

東萊歸先生送之至信州鵞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弟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

只今先生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既而諸公各執所見不合而罷

秋作晦庵于蘆峯之雲谷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巔處地最高羣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坌入則咫尺不辨往乾道庚寅始得之因作草堂三間牓曰晦庵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牓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所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草堂前隙地數畝起爲小山堂後結草廬

稍上山頂俯見武夷諸峯乃作石臺行東峯之巔四隤皆巉削下數百丈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自先生家西南來八十餘里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詳見雲谷記

丙申 三年年四十七春二月如婺源

蔡元定從既至邑宰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約鄉儀等書留學中鄉人子弟日執經請問隨其資稟誨誘不倦又作茶院朱氏譜序至六月初旬乃歸○時先生與鄉人子弟嘗講學於汪氏之敬齋附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

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
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
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
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
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
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
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
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
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夏六月除祕書省祕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再
辭許之遂復予祠

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之士以勵風俗
參政龔茂良以先生操行耿介屢召不起

為言遂有此除先生以攺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令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之時權倖羣小乘間讒毀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乃因再辭即從其請仍差主管武夷山冲祐觀○七月荅汪尚書書云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

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草堂劉公女也明年二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名其亭曰宰如而歸壽藏於其側名其庵曰順寧

丁酉四年年四十八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先生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即詳說也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諸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發明亦學者所當熟味也○先生語學者曰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

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某語孟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

冬十月周易本義成

荅呂東萊論易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義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

予故先生嘗曰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又曰易不是說然底物事只輕輕地說過潔靜精微謂之易易只是不惹著事不可將小巧去說不可將大話去說某說語孟極詳易說却大略譬之燭籠添一條骨子便障了一路明蓋著不得詳說也○先生於易主象數而義理蘊於其中其於卦圖多本邵氏盡復羲文周孔之舊云

詩集傳成

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穿鑿爲說以通之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寘經後以還其舊○先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

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
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
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
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
儒所作其爲繆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
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强處某嘗與之
言終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
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
辨說一冊其他繆戾辨之頗詳又云詩序
東漢儒林傳分明說是衛宏作後來經意
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
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
疏○嘗語學者曰詩只是恁地說話一章
說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而意
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
見其意只如此平淡添上義理如一源清

水多將物事窒塞了也又謂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妙不可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地虛心平讀去意思自足上蔡云學詩須先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是讀詩要法又曰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

戊戌五年年四十九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不允

史浩再相必欲起先生或言宜處以外郡於是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令疾速之任

冬十月請祠

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旨揮十二月又趣之任

己亥六年年五十春正月復請祠不報候命于鉛山

東萊屢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出爲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巳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爲用於大體却有害也先生至是始有出意啓行至信州鉛山候命寓止崇壽僧舍〇二月在道請祠省劄趣行

陸子壽來訪

陸九齡字子壽父賀有學行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幼穎悟端重許忻居臨川見九齡大說盡以當代文獻告之九齡由是繙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

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登乾道
五年進士年四十九卒謚文達九齡修禮
學家法嚴肅忠敬樂易與弟九淵相
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稱二陸云

三月省劄再趣行是月騁赴上

到任首下教三條一以郡士瘠民稀役煩
稅重求所以寬卹之方俾士人父老僧道
軍民有能知利病之源者悉具以陳二俾
士人鄉人父老歲時集會教戒子弟使修
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
相恤以成風俗之美三俾鄉黨父老各推
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詣學官以暇
時與教官同共講說經旨以誘掖之庶長
材秀民爲時而出先生每五日一詣學官

首爲諸生講說大學終篇則令教官授以論語覆試未通則爲敷暢其旨亹亹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爲學職士風翕然丕變

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官以二程先生配別立五賢堂

濂溪周子道州營道人熙寧中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掾南安時程公珦通判軍事視其須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使二子往受業焉周子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淵源於此先生稱周子不繇師承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

大而推明之以接乎周公孔子孟氏之傳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爲蒙恩假守昇付民社固將使之宣明教化篤厲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其爲訪尋陶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潛前朝孝子司馬暠熊仁贍義門洪氏等遺跡與夫白鹿洞學官之廢址濂溪先生周公西澗先生劉公了齋先生陳公祠宇之有無並覈其實以告至是乃立周先生祠以二程先生配其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則別爲堂祀之

夏六月奏乞蠲減星子縣稅錢

事下戶部戶部下漕司責以對補會有言庶僚不當用劄子奏事者因引以自劾○

禁別籍異財已
犯者復合之

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

以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得樵者指示白鹿洞書院故基喜其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眞羣居講學遯迹著書之所遂命教官及星子令郎其故址復建書院而言於朝且請賜勑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以鎭之詔皆從焉又捐俸買書以益之及置田以贍來學者數月告成率郡僚寓公過客學徒釋菜於先聖先師以落之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〇初欲倣唐開元禮祇爲虛殿遇釋奠菜旋立主行

事後守錢子言不可遂塑像設如今州縣
學制於時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
以示學者爲說以勉之而去學規不用所
示規模廣大工夫切密足爲萬世學者定
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
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
而其所以學道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
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
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
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行篤敬懲忿
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
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
物之要○又爲賦以紀復建本末其卒章

日日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乎俛拾按明誠敬義四字其示學者尤切○是時又與時宰書乞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間假之稍廩畧如祠官之入不報

庚子七年年五十一春正月請祠不報二月復請祠不允

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

南軒卒於江陵府治疾革時弟定叟求敎南軒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在左右扶掖求敎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先生為文祭之有云

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
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
偏亦有蚤所同契而晚得其味蓋緻紛往
反者幾十有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又云
兄喬木之故家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
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
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
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
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媿觀此則
南軒與先生所以志同道合而相期自任
者亦可見矣○按與呂公帖云欽夫云見
某諸經說乃知閑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
因此略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意而
歎吾道之孤且窮非欽夫則不能有所發
明也○南軒常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
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

所爲而爲之也一有所爲則皆人欲而非
天理矣先生以爲斯乃前聖之未發與性
善之論
同功

三月修學

申省乞以泗水矦孔鯉從祀先聖○申部
乞給降政和春秋釋奠祈報社稷祀風雨
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與夫
臣民冠昏喪祭之儀及部符頒下頗未詳
備旋聞本部侍郎奏請編頒州縣臣民禮
儀即疏前所未備畫一申明乞討論改正
行
下

夏四月申減屬縣科紐木炭錢

申泉司爲三縣
減歲二千緡

應詔上疏言事

時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貲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趁剩以償債負總餽饟之任者亦皆倚負

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
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
門者不可以數計是以民日益困苦無復
聊賴今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
之所爲然後乃可冀也所謂其本在於正
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
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
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
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
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
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
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
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
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
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
下則招集天下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盡

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賄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讎恥又何自而可雪邪疏入上

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命其分析宰相趙雄力爲救解乃已詳見庚子應詔封事

秋大修荒政

先是夏大旱盛暑中禱祠山川却蓋暴露蔬食踰月恐懼憂勞無頃刻暇會應詔言事忤當事者以疾請祠至是引咎自劾俱不報秋旱甚苗失收約什八巳上乃竭力措置爲荒政備首論民無流移以待賑恤使主戸各存濟其客戸富民毋增穀價以救鄉閭令飢民毋得强糴而勸種蕎麥以接食隱度常平義倉爲數甚少乃勸富室分認米數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決滯獄以消旱災且須勸分賞格因即二事推廣

爲奏乞降特旨減前所申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郡勿得催理若因繫淹延則在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排日結絕行下乃可遂以賞格喻先已認米之富室合得二萬石使椿留以待復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鄰路斷港遏糴之禁而通誘客舟選官吏授以方略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旣覈飢民之數乃造曆頭牌面置簿曆印付三縣俾散給之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至是募民築堤捍舟冀稍振業飢者舟患亦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爲三十五場其闕食甚者先賙濟焉

冬以旱傷分數告于朝乞蠲閣稅租

本軍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奉聖旨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倚閣放數既寬民以故無流徙凡荒政涉冬皆已有緒○先生曰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賑濟委無良策然下手得蚤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刻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賑濟蚤時糴得却糴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舊來截住客船糴三分米至於客船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糴客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曰悔一件事南康煞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糴米置

甚貴在法不得減元價遂不曾糴當時只好糴了上章待罪且得爲更新米一番亦緣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久之爲南康官吏之害

十一月作卧龍庵祠諸葛武侯

庵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越數百步面龍潭作亭爲民禜禱之所命曰起亭以爲歲適大祲龍之淵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皆捐俸金而屬西源隱者崔嘉彥董其役官民咸無預焉畫諸葛武侯像於堂中復書武侯制表中語洪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一十六字於亭之楣間先生微意必有識之者矣

辛丑 八年年五十二春正月開場濟糴

初既分場選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莅一場以轄糶濟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減尅乞覓之弊至是人戶赴場就糶其鰥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既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則凡合糶者皆濟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皆一頓與之都昌無米則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周浹閏三月望以二麥秀茂食新不遠糶濟結局凡活飢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時孝宗臨御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盡可至撥借上供錢物糶米賑糶復求旱餘苗米亦盡得之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離捐瘠之患

二月陸子靜來謁

子靜來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先生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略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怛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謂之君子義利之辨學者之先務也先生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於簡以諗同志○按宋史陸九淵字子靜生三歲嘗問父天地何所窮際讀書至宇宙字遂大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

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乾道八年進士第從遊者衆嘗日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號象山先生

○先生答象山書云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

初到南康有任滿奏事之旨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除此職然猶特次先生愛君之誠深願見上以罄平生之藴既不獲前乃奏本職四事一請勿拘

對補之說特旨蠲減星子縣稅二請照賞
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早獲爲善之利
三以爲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
其始而撫摩存養尤當謹之於其終請凡
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
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上二等戶亦有出
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多
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殘欠如此則無一
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其四則申言白
鹿賜勑額及監本九經多施行者後劄此
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空勿言
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
大臣先爲此言
不可卒言之

閏三月去郡東歸

先生治郡懇惻愛民如已隱憂興利除患
惟恐不及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者
擇其一二尤者繩治不少貸繇是豪强斂
戢里閭安靜數詣郡學諸生質疑問難誨
誘不倦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急務風俗
丕變至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先
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一小
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
知錄晚過廨舍知錄云早上所諭已栲治
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
冠屨儼然初未嘗經栲掠也遂將吏人并
犯者訊之吏人杖脊勒罷偶一相識云此
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
可寛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
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
保佑善良抑剉豪横乃其職也縱而不問

其可得邪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洞某
爲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
今之爲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爲武官者便
主張武官爲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
溺一至
於此

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劉子澄來謁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爲濂
溪曾孫玄孫等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度
湖口而歸是月壬戌還舍○附太極說曰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
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
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
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
乎人也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

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耳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illegible]

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秋七月除直祕閣辭

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故除先生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賞不拜告下復辭不允

東萊呂公訃至爲位哭之

先生稱伯恭舊時性極褊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又云讀書如伯恭方可爲變化氣質至是以東萊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之不幸既爲位而哭復遣奠於其家○呂公定周易爲十二篇以復古經之舊先生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一書以爲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故祭文中有事記將誰使續

之語蓋歎其難繼也○先生嘗答呂公云道一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一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怳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約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八月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時浙東荐饑宰相王淮改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以上軫宸慮遂拜命不敢辭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仍乞奏事十月堂帖報南康納粟賞行遂受職名

冬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先生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繇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獲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

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御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御之術而已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illegible][illegible]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illegible][illegible]

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侵淫耗蝕殆
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
賂公行兵愁民怨盗賊間作災異數見饑
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
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
上爲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畫
爲七事其一以爲救荒之務早行檢放從
實蠲減其二勸分之數量與增減使得其
平其三上戶蓄米不多特許減半推賞使
應募者衆其四乞撥豐儲倉米三十萬碩
以備糶濟其五民間官物並與住催其戶
部指定支遣之數且於內庫支借給與丁
錢安預行蠲放其六受命之初卽嘗印榜
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力勝及
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其七乞
申嚴行下官吏奉行不虔者奏劾老病昏

愚者汰遣惻怛愛民才力可仗者許不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富弼趙抃例通差得替待闕宮廟待服官時暫管幹次復陳二說乞著令自今水旱約定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則第四等戶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於天下次言糴與和買均敷之重請革其弊詳見辛丑延和奏劄

十二月視事于西興

先生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餉訪民隱規畫纖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晝既定則親出按歷始於會稽諸縣

欠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不遺餘力然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齋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不知官吏憚其風采夙夜戒飭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所部肅然婺有富民朱姓以貲得縣尉素交貴近藏米山積不糶一粒奏鐫其官及紹衢屬吏賈祐之等不恤荒政者奏罷其任大抵措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所存活不可勝計凡丁錢和買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宰相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先生又條奏救荒事宜并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推賞獻助人又請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竝行住催○山

按先生語云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向在浙東疑山陰會稽二縣刷饑餓底人少通判鄭南再三云數實及子細刷起三倍又云紹興時去得遲已無擘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劄城下兩縣饑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來人外縣却抄得多遂欲治之而不曾却託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目便辦却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晝地圖量道里遠近就僧寺或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立木牕關防再入之人又日向晡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効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向時浙東先措置分戶高下出米不知有米無米不同有徐木者獻策須

是逐鄉使相推排有米者將以事遏不肯
行今若行之一縣甚易大抵今時做事在
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闊遠爲文
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爲易計米之有無
而委鄉之聰明誠信者處之聰明者人不
能欺誠信者人不忍欺若昏懦之人爲人
所欺譎詐之士則務
欲容私此大不可

壬寅 **九年年五十三夏詔捕蝗復上疏言事**

先生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
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上疏言
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
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
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
本詔戶部無得催徵舊負詔漕臣遵依條

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略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愛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邪

詔行社倉法于諸郡

初奏事延和殿條畫荒政請推行崇安社倉法於天下至是得請首頒行之台婺有應時爲之者其法詳見延和奏劄已載辛卯年崇安剏立注

條奏諸州利病

與帥守同上首言紹興和買之弊欲乞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均紐仍用高下等第均敷而免下戶出錢使得相乘除以優之次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倍輸之患奏乞每丁納半錢半絹次言諸郡義役之法請令民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次言本路沿海四州產鹽法乞倣福建下四州產鹽法行之次言諸郡酒坊亦乞改照處州萬戶酒法救荒之餘凡可以便民

者莫不規爲經久之計其奏免台州丁錢至今台州小民言及先生無不以手加額焉

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知台州唐仲友與丞相王淮同里閈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七月先生巡所部將趨溫州涉台州境民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紛紛急趨台城則訴者益衆至不可勝窮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汙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僞造官會等事節次劾之仍送紹興鞠實章三上王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

司陳庸等乞令浙西無礙官體究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待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初王淮嘗救甚至而紹興獄具情得按章至十上淮度其勢益熾乃取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辨疏同上曲說開陳故他無鐫削止罷新任

台州久旱雨遂大霔是歲穀重熟

毀秦檜祠

永嘉學有秦檜祠移文除之曰竊見故相秦檜歸自北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讎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崇奬天下佞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既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逮趙汾

之獄蓋將掩梟正而盡誅褒回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知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況永嘉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厲英賢何以爲訓

秋八月除直徽猷閣辭

奬賑濟之勞也先生以爲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躐等疏榮懼非所以示勸懲況近按唐仲友反爲所訴雖已罷其新任而根究指揮尚未結絕方籍藁以俟斧誅豈敢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不允

改除江西提刑辭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

蓋奪唐仲友新任也先生初聞江西新命至即日解職東還亟具辭免大略以爲所除官乃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壟畢志舊聞詔與江東梁總兩易之又辭且言祖鄉隸江東墳墓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復辭以爲今來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狥私又恐下負夙心上孤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仇怨時辭職名不允之命同下又辭以爲前按唐仲友既不差官體究恐臣所

按有不公不實之罪難以例沾恩賞詔竝不許

冬十一月始受職名仍力辭新任請祠

極言昨來所按贓吏黨與衆多棊布星羅竝當要路自其事發以來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横肆觝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爲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詿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先生王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薦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故

先生奏
言及之

癸卯十年年五十四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上覽奏知不可彊起詔以累乞奉祠可差
主管台州崇道觀二月拜命初先生起守
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徇國之意所立卓
然可紀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
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然憂世
之意未嘗忘也作感春賦以見志

夏四月武夷精舍成

在武夷五曲結廬其間正月經始至是落
成始徙居之四方士友來者甚衆有精舍
雜詠
幷序

重刻朱子年譜卷之一　終

重刻朱子年譜卷之二

甲辰　十有一年年五十五力辨淛學之非

先生還自淛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謬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答呂祖儉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若通古今考事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

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旣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旣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不足觀如此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班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答潘景愈書云示喻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黽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鑒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今人只爲不見天

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與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胡塗說出一般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附讀大紀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其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

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不差所行不繆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睹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

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也
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
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
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
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
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
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窮
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
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
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
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
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
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
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知者悅之
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
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

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屛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誠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徧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敎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淸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痛哉

乙巳十有二年年五十六春二月崇道秩滿復請

祠夏四月差主管華州雲臺觀

丙午十有三年年五十七春三月易學啓蒙成

易自文王以前皆爲卜筮自文王繫彖辭周公繫爻辭至夫子作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言而未行於世六經遭秦燬燼惟易以卜筮故獨得全迄於漢魏流爲讖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儒因之至我朝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本則未及焉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而亦未及於卜筮也先生遠推羲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旣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附會故其

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爲
次凡挂揲及變爻又皆盡破古今諸儒之
失而易之爲
經始還其舊

秋八月孝經刊誤成

丁未十有四年年五十八春正月如莆中哭陳福
公
以三紀遊從晚歲知己且爲中興賢輔故
千里赴弔并爲文祭之○作律呂新書序

三月小學書成
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
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

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修身之事此略備焉

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以三月除至夏四月拜命

秋七月除江西提刑辭不允

時上諭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熹久閒可與監司周必大相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錢穀非其所長故有是命以疾辭不許冬十月遂行○誥詞云勑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正不回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

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淳熙十四年七月口日陳居仁行詞〇作周子通書序

戊申十有五年年五十九春正月趣奏事之任復以疾再辭不允三月遂行在路請祠夏五月復趣入對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會宰臣王淮罷政乃以其月入國門丞相周必大令人諭意云上問朱熹到已數日

何不請對遂詣閤門進榜子有旨初七日
後殿班引力疾奏事上迎謂之曰久不見
卿卿亦老矣自陳昨任浙東提舉曲荷聖
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
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
剛正令留在此待與淸要差遣不復勞卿
州縣奬諭甚渥再三辭謝乃出奏劄上曰
正所願聞其一言刑獄失當上曰似此有
傷風敎不可不理會其二言獄官當擇其
人三言經總制錢四言諸州科罰上曰聞
多是羅織富民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
有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
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
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
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
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

戰於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淺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惡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讎耻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邪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又言置將之權旁出閽寺上曰這箇事却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何係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

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輩之私意獨陛下未之知耳又指甘昪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伍淵浚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爲奸所以爲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德壽以其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有才鮮不爲惡至論言官緘默奏曰陛下以𠉀任知縣人爲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途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見矣至論軍政不備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剝士卒以爲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却不聞此果有時豈可不理會卿可子細採探來說末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

繁去處乆闕正官臣今迤邐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先生力以爲言

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請祠乙亥詔依舊職名提刑江西

仍給還改官後不曾陳乞磨勘當日申免謝辭○前數日本部侍郎林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栗怒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輙攜門生

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至是遣吏抱印來迫以供職先生申部乞候疾愈不聽翌日疏先生欺慢請行罷逐故事無以侍郎劾本部郎者滿朝皆駭笑之先生初以足疾移告繼聞有劾章於是請祠併進呈上曰林栗言似過當丞相周必大奏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時上意方鄉先生欲易以他部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丞相請仍授提刑從之

秋七月在道辭免新任八月以足疾請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辭磨勘及職名皆不許轉朝奉郎

先生既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覽之諭宰執曰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喧播或對以栗在漏舍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上不悅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狠復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於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為黨最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乃黜栗知泉州詔朱熹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先生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請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俾先生復入故為兩罷

之策焉○誥詞云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
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播
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爲操
行養之久矣志在憂時曾未得一日立於
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讜論留
寘郎曹蓋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諗祈
反初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眞祠夫
招麾何意於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慍此古
之清達之士也朕察爾誠是用陞職二等
聽食優閑之祿身雖在外亦有補於風化
淳熙十五年八月□日
中書舍人鄭僑行詞

九月復召辭

初先生之去上悟其故至是復召辭以爲
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

之褻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
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

冬十月受職名十一月趣入對再辭遂上封
事

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常面奏以爲口
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
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略曰今天下
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
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
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
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
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
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
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

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
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
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
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
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
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
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
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
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
宫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
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
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
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
淵覬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
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
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

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賜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臺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

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
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官數輩而已
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
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
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
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
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
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
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
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
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
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
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
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
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
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

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論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儒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

以有司之法是以綱紀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

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
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頃以其
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
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
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
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
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
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亾其日銷月耗以
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
聞其能用此錢以易口人之首如太祖皇
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
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
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
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
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
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

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所以進
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自以
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保仗則稱其
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
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
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
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
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
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
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
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
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
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
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
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為文具而天
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

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詳具戊申封事○楊復曰先生當孝宗初政囊封陛對皆陳復讐之義力辨和議之非其後乃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志日滋日長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暇復之可圖乎此所以拳拳獨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為言也又曰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彊中原不復讐□不滅臣請伏鈇鉞之誅以此言觀之先生曷嘗忘復讐之義哉但以事不可以幸成故必先於自治能如是則復中原滅讐□之規模已在其中矣

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上感先生忠鯁翌日遂有經帷之命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也先生因密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

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祕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淛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彊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心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爲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

始出太極圖通書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始先生以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二程之意

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若西銘則推
以之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
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
進爲之日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

己酉十有六年年六十春正月除祕閣脩撰仍奉
外祠

二月光宗卽皇帝位拜祠命辭職名

甲子序大學章句

按語錄云大學是爲學綱目先通大學立
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
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
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

國平天下事又云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或問先生子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

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按語錄邵浩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鋟木如何先生曰公歸時煩說與切不可某爲人遲鈍旋見得旋改一年之內改了數徧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

述○二書定著已久猶時加竄改不輟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又各著或問中庸又有輯略先生微言大義具見二書序中學者尤所當盡心也

夏四月再辭職名許之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

詔詞云以爲寵卿以爵秩不若全卿名節之爲尤美也乃上表謝

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

秋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再辭

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先生以江東漕置司建康奄豎守行宮循習至與監司

帥守迭爲賓主故不敢受以祖鄉田產隸部內辭詔免迴避

冬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

以光宗初政再被除命乃不敢辭

庚戌　光宗紹熙元年年六十一夏四月到郡首頒禮教

臨漳素號道院比年風俗寖薄先生以民未知禮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縗絰者首下教述古今禮律以開喻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之教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禁之

俗爲大變時詣學校訓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恥者使列學職爲諸生倡○聞知錄趙師虙之爲人試之政事尤得其實遂首舉之聞者無不心服○按語錄云先生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

請褒東溪高公直節

高東溪先生名登以敢言忤秦檜貶死客所舊有祠郡學中先生實爲之記至是爲奏請昭雪褒贈以旌其直節

奏除屬邑上供罷科茶錢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凡萬餘緡

奏行經界法

初先生爲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及是命臨漳會臣僚有奏請行於閩中者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監司下其事於州先生旣至適與初意合即加訪問講求纖悉畢究以至弓量算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奏經界不行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所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蓋謂田稅均則爲公私之利否則爲害行之詳則足爲一定之法行之略則適滋他日之弊故必盡行差官置局打量步畝

攢造圖帳三說而後可三者又各爲條畫其便宜使之無擾而辨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皆卑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懇誠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才力辨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爲說辭以惑羣聽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爲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此則誠不能無將不得行之慮也疏於朝久之未報○按與政府劄子云經界尤利害之大者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模措置蓋已十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家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

狠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某自到官盡當反覆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度郡寄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先生嘗曰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只如經界就行也安得盡無弊然十分弊也須革去九分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却情願受十分重弊才有一人理會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弊來瑕疵之以為決不可行都是這般見識分明只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

冬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
請祠不允
刊四經四子成書于郡
壬辰奉以告諸先聖各爲說繫於後以曉
世之學者易取古文分經傳爲十二篇其
說曰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
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
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
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
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
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
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蓋
病之詩書皆取序合爲一篇寘諸經後其

論書曰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以如此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讀者姑務沈潛反覆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難可也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亦非所以爲入道

之漸○按語錄云熹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熹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熹嘗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勝似前年○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無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詞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獨之戒
未嘗不三致意焉

列上釋奠禮儀數事

先生常病州縣之間士大夫庶民之家行禮爲難因考釋奠儀嘗著論以爲宜取政和禮凡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別加纂錄號曰禮略刊印而頒之州縣州縣刊印而頒之民間擇士之篤厚好禮者誦其說習其容州縣各爲若干人廩之於學使行禮者有考焉其祭器祭服皆給一爲式使州縣倣而備之禮書之未備則更加考正而皆爲之圖與書竝頒而藏之守南康日嘗言之朝乞取政和新儀中州縣社稷釋奠風雨雷師祭等鏤版頒下而其本書自多牴牾復以告則莫之省者至是復列上數事且移書禮官督趣乃得頗爲討究則淳熙所鏤之版已不復存百計索之然後得諸

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乃能定
議條奏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徙他官
因格
不下

冬詔漳州先行經界

先生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
汀漳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擇人物及
弓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
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
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
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時南
方春旱事已無及先生意未已益講究冀
嗣歲可行先生條畫所當施行之事徧榜
州縣鄉村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
鼓舞而寓公豪彊占田隱稅者所不便既

爲異論以搖之州人有居要路者幸其有
是請亟啓從之後遂有進狀言經界不便
者詔寢其事而三州經界竟不行○先生
謂吳伯豐曰今上下匱乏之勢須先正經界
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爲出罷去冗費
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
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又引荀
悅云田制須是大亂之後方可定○先生
於州治射堂之後圃畫爲井字九區中區
石甃爲高壇中之後區爲茆菴菴三窗左
窗櫺爲泰卦右爲否卦後爲復卦前扇爲
剝卦菴前接爲小屋前區爲小茅亭左右
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
繞植竹是日遊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
疇八卦之象下有
九丘八陣之法

辛亥二年年六十二春與永嘉陳君舉論學

先生往歲聞永嘉陳傅良君舉嘗著詩說以書問之至是遣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願以雅頌之音簫勺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與同無從就正聞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先生荅云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枝撑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

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卽是口口卽是心豈容別生較計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邪今人爲學旣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辭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暘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冐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後無聞焉○二月與趙師書

論招州軍募江戍

三月復除祕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

正月長子埜卒於婺州報至即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葬遂有是除

夏四月去郡再辭職名

先生去郡即辭免職名蓋上初政嘗申孝宗是命力辭得請已降褒詔難以復受故再辭焉○先生治漳僅及一朞以崇教化正風俗爲先務南陬僻陋驟聞正大之論始而驚中而疑越半歲乃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歛跡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墖

朝嶽之會者在在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閭巷者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狗偷之民亦望風犇遁改復生業朞年化成而先生去漳民至今思焉所立社稷風雨雷師壇壝之制皆稽合古典可爲世法○時與留丞相書論黨禍且以黨正黜邪爲諷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繇橋

秋七月再辭職名不允

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

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辭不允再辭冬十二

月仍以漳州經界不行自劾

壬子 三年年六十三春二月復請補祠職從之

先是詔漳州經界罷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疾之任先生猶以補祠職爲請遂許之

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

先是韋齋嘗過考亭而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居至是卒成韋齋之志遷焉以六月落成而居之○先生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州之崇安至是回至臨漳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宴如也學徒日衆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飰藜羹率

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
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秋永康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永康人以文雄制中自負王霸之略而任俠豪舉先生往歲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其大略曰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動心者而來書未免有不平之氣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跡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

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邪出於利邪出於邪邪正邪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於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

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同甫有書辨難先生累荅書極力開諭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焉每遇先生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爲常至是來訪○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繇得明○又按語錄或謂同甫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又曰同父之學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

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又曰今人擬然有飛揚之心以爲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著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今學爲英雄之事務爲跅弛豪縱全不檢點身心某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

冬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略辭不允

是歲孟子要略成

癸丑四年年六十四春正月再辭二月差主管南
京鴻慶宮
冬十二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
或傳是冬使人自　中回　問南朝朱先
生安在答以見已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
除○誥詞云十國爲連師帥是寄矧長沙
據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視邦選侯尤難其
人以爾學古粹淡風節峻特可以爲世之
師仁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爲時之帥兼
是二者往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聳服儒
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爲朕教之楚俗雖
安尚有凋瘵爾其爲朕撫之典刑所存奚
事多訓可紹熙四年十二月□□日中書

舍人樓鑰行詞先生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

甲寅五年年六十五春正月再辭二月詔疾速之任

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名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某但其性剛到此不合反爲累耳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祗成命毋執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獠侵擾屬郡恐共滋熾遂拜命四月啓行

夏五月至鎮

在途所次老穉攜扶來觀夾道塡擁幾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先生誘誨不倦坐席至不能容溢於戶外士俗懽動

洞獠侵擾郡境遣使諭降之

猺人蒲來矢出省地作過或薦軍校田昇可用先生召問之以爲可招期以某日不俘以來將斬汝昇即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子俘以至官給衣冠引赦不誅

更建嶽麓書院

書院本樞密劉公南軒張公之舊久浸廢墜擇士之淳實者使往整復之別置員額

以待不繇課試而入者其廩給使僅與郡庠等後復更建於爽塏之地規模一新焉先生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質問而荅略無倦色郡之學者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

奏請飛虎軍隷本州節制從之

申教令嚴武備以飛虎軍人為百姓害郡不能禁且以本路別無軍馬惟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遥隷襄陽不便遂有是請

六月申省乞歸田里不允

時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

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以下闕文

秋七月寧宗卽皇帝位召赴行在奏事辭

寧宗卽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先生行且辭先是蜀人黃裳爲嘉邸翊善講說開導上學頓進一日光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蹤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人乃可光宗問爲誰對曰朱熹彭龜年繼爲宮寮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毋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熹之說云何蓋傾心已久故履位之初首加召用

考正釋奠禮儀行于郡

先是漳州任內嘗刻上釋奠禮儀得請乃行既去官復格不下至是下之時召還奏事又苦目眚乃力疾躬爲鈎校刪剔猥雜定爲數條須行巡內州邑僅畢而行（內閣〔文〕閣詹卿補外而奉常果不復下其書他州矣

立忠節廟

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歿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於城隍廟內創立

祠堂象五人又考譙王本傳幷象其參佐
數人侍左右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
如法後又請於朝
賜廟額曰忠節云

八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
令疾速供職

誥詞云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闢經帷
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須召節以趣歸
俓登從班以重吾道具位朱熹發六經之
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
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
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
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
豈惟慰滿於士論且將增益於朕躬非不

知政化方行師垣有頼試望之於馮翊不如寘之本朝召賈傅於長沙自當指以前席慰茲渴想望爾遄驅可紹熙五年八月日黃綠行詞先生初辭奏事之命兼旬不報遂東歸道中忽被除命以為超躐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奉祠辭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

九月晦至自長沙次于郭外

先是先生以甲子發長沙行至上饒聞以內批逐首相有憂色學者問其故先生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先生曰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導之使輕逐大臣邪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然不決先生曰彼方爲几我方爲肉何暇議及此哉蓋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先生憂之

冬十月朔申省乞且帶舊職奏事已丑入國門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其略曰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也太皇太后躬定

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龍
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
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
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
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
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
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
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
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
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
意以格夫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克責
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俯伏寢門
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
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則臣不信也次
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
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

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
易之理也夫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
有理焉有以窮之則知其所以然而無纖
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
累此爲學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
則其燦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
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
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
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好之者不免
夫貪多而務廣誠能心潛於一久而不移
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
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
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
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
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

存者也誠能嚴恭寅畏不爲物欲之所侵
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
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施而不當
矣此居敬持志所以又爲讀書之本也此
數語者皆愚臣平生所學艱難辛苦已試
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
其三劄皆言湖南事宜詳見甲寅行宮便
殿奏劄中○初先生行至宜春門人盧陵
劉黻遮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敌
問其道何先先生曰今日之事非大更改
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服菲飲
食卑宮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爲樂
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默通潛格天人和同
方可有爲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輔贊之
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啓沃之道則非
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人主無

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

辭待制侍講不允壬辰辭待制職乞改說書差遣

先是未入國門乞且帶舊職奏事至是面納劄子辭職名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又申省以爲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與峙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云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皇恐拜命

上孝宗山陵議狀

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舊定神穴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荆大聲新定東頭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乃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率土哀慕宜得吉上以奉衣冠之藏而因山之役累月於茲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麤略苟簡惟欲祔於紹興諸陵之旁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雖明知之亦不暇顧臣實痛之臣聞葬之爲言藏也所以藏

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
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
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
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
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其或
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
風之厲以賊其內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
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
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
也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
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
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古之
葬者必坐北而鄉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
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
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鄉北反背陽而
鄉陰之理乎望聖明洞察此理斥夫荊大

葺置之於法卽日行下兩淛帥臣監司疾速搜訪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參互考較擇一最吉之處以奉聖皇神靈萬世之安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爲上十字實爲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

庚子內引辛丑進講故事講筵每遇隻日蚤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値假故卽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

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蚤晚進講從之○
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
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
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
虛心嘉
納焉
差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允更化覃恩授
朝請郎
再辭不許
遂拜命
甲辰例賜紫章服
誥詞云學先王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
仕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

嘉歎而不忘也長沙諜帥彊為府起肆子
初攻式遹其歸於以勸講朕將虛已納焉
爰因大賚庤進厥秩雖曰舊章亦冀樂告
可紹熙五年十月十七日中書舍人陳傅
良行
詞

乙巳晚講乞令後省看詳封事

時以雷雨之異下詔求言因奏登極之初
獻言者衆乞令後省官看詳擇其善者條
上取旨施行庶聞者知勸直言日聞詔
差沈有開劉光祖看詳限十日奏聞

奏乞三年內賀禮竝免

瑞慶聖節前一日晚關報來日百官稱賀
先生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

進有旨却賀表不受未復請三
年內賀禮竝免節序進名奉慰

庚戌講筵留身奏四事

時論者以爲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而諫臣黃度將論近習遽以特批逐之先生不勝憂慮乃具奏四事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

尊老之年煢然憂苦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宫室遽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又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遷延舒緩無異尋常泛然而往泛然而歸

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爲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以至菆宮之卜偏聽臺史繆妄之言遑其交結

眩惑之計但欲於祐思諸陵之旁攢那遷
就苟且了當既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慮
又不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臣願陛下首
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
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
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
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
而盡兩宮晨昏之禮此一事也若夫過宮
之計則臣又願陛下入宮之後暫變服色
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鞚馬前者頃詔
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
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
伏地抱郗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
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喻解
釋之詞則太上皇帝深有忿怒之情亦且
霍然雲消霧散而歡意浹洽矣此二事也

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材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較量勿狥己見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亦望先覺七月之朞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復思慮斷而行之上為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閏月戊午朔編次講章以進

是日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先生講及數次復編次成帙取旨進入上喜且令照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

其要在求放心耳先生頓首謝因復奏疏勉上進德略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名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所以推廣上意焉先生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爲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

庚申蚤講

辛酉晚講

請脩適孫承重之服

奏略曰禮經勅令子爲父適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適子當爲父後以承大

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適孫繼統以代之執喪義當然也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適孫承重從可知矣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册爲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適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

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至孝成法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詔禮官討論後不果行○又續書於疏藁後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適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殁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殁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

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能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上廟祧議

孝宗將祔廟禮官孫逢吉許及之曾三復等初請祧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併祧僖宣二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祫享則正東鄉之位乞議祧主所歸者時宰相趙汝愚素主此說諸儒給舍樓鑰陳傅良輩皆附和之癸亥當集議先生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曰竊詳羣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惟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於

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朶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朶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惟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必不能如太廟之盛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羣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

可相雜而不可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不
可之四也又以爲不祧僖祖則百事皆順
一祧僖祖則百事皆舛雖三年一祫太祖
不得享時暫東向之禮而可以遂其尊祖
之心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詘者也復引
故大儒程頤之說或謂僖祖無功德頤以
爲物豈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
僖祖豈可謂無功德併其說上之宰相不
聽先生復奏疏論之臺諫因乞且依禮官
初議樓鑰獨乞主併祧之說丙寅得旨來
日內引丁卯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
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
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初先生既被
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畫爲圖本貼說
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
曰僖祖乃國家始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

時不曾祧壽皇即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即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毁僖宣廟而更創別廟以祀僖順翼宣四祖矣○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趙汝愚既以王安石之論爲非侍從之臣多附和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先生謂神宗復奉僖祖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異議之徒忌其軋已藉以求勝事竟不行

天下至今恨之

甲子在告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戸

戊辰入史院

按語錄云實錄院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脩前後往往不相應先生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爲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紀載不同者須置簿鈔出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案底在六部各置若周官史幾人掌之時檢討官不肯從

丙戌詔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

辭

庚午面對乙亥直日丙戌晚講留身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旣退即降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宰相趙汝愚留御劄固諫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因即附奏以謝樓鑰鄧驛劉光祖陳傅良皆爭留之不可出靈芝寺有旨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遂行道除知江陵府并辭舊職名不允○他日工部侍郎黃艾因對問所以逐朱熹之驟上日始除熹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吏部侍郎孫逢吉亦因講權輿之詩反復以諷上言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初上之立也

宰相趙汝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知閤門事韓侂胄自詭於太皇太后親屬也請効力遣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於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太后許之乃命復呼侂胄入使諭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先生離長沙已聞之卽惕然以爲憂因辭免職名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姦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持志時丞相方收召四方知名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其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既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

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先生獨懷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爲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會先生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頗見嚴憚而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甚間之意繇是侂胄之計遂行及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則內批徑下先生旣去國彭龜年遂攻侂胄因奏曰政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亦欲陛下亟去此小人旣而省劄直批適年與郡侂胄繇此聲勢益張羣憸附和并疑及丞相視正士如深仇衣冠之禍蓋始此云○戊戌行至玉山邑宰司馬邁請爲諸生講說先生辭不獲乃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邁刻講義一篇以傳於世此乃先生晚年教人

親切之訓讀者其淡味之

十一月丁未還考亭辛未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

蓋援伊川辭朝官例也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

誥詞云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旣諒忱誠其須茂命以爾心耽墳典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名肯

起翻然既陪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邃見卿幾晩方善桓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土仍夫華職秩以真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孫加慢小孫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豈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咈噫猒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歸鄉里受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祗予訓用蹈於中可依舊祕閣脩撰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二月□□日中書舍人傳伯壽行詞

竹林精舍成

先生既歸學者甚衆至是精舍落成率諸生行釋菜之禮於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周

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其祝文略
曰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
聖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孟益以光
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
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
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
旦熹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晩親有
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
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
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又精舍規約整肅
置堂長以司之且書其門符云道迷前
聖統朋誤遠方來後精舍更名曰滄洲

乙卯 寧宗慶元元年年六十六春正月復乞追還
舊職不允

二月趙丞相汝愚罷

三月再辭不允

以議僖祖祧廟不合自劾并屢申省有旨次對之職除受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

轉朝奉大夫

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誥詞云勑登崇俊良固欲符於衆望丕視功載自難廢於彝章雖吾法從之英亦用敘遷之典具位受才宏遠造道精醇衆明主於三代之隆夙懷此志以六經爲諸儒之倡務淑斯人爵每見於辭榮節素高於

難進載稽吏考爰陟文階積久以致宮恐
未免如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當有以徇
天下之公其體朕心勿忘猶告可慶元
元年三月口口日中書舍人鄧驛行詞

夏五月復辭職名并乞致仕不允

初韓侂胄郎欲併逐趙相而難其辭及是
誣以不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歸侂
胄矣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
嗜利無恥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
去異已者然後可以肆志而莫予違陰疏
姓名授之俾以次升逐或更道學之名曰
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
脩者皆偽也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偽干進
者蠭起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
貶韶州先生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

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
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
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先生不
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
先生默然退取奏藁焚之更
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云

秋七月復辭

詔辭職謝事非朕
優賢之意不許

九月乞鐫職名冬十一月再辭職名十二月

詔依舊充祕閣脩撰宮觀如故
先是辭職名不允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
待罪乞鐫職名詔無罪可待又言已罷[illegible]

官不敢復帶侍
從職銜詔從之

楚辭集註成

楊楫跋云慶元乙卯楫侍先生於考亭精舍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某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學者首以大學語孟中庸四書次而六經又次而史傳至於秦漢以後詞章特餘論及之耳乃獨爲楚辭解釋其義何也然先生終不言某輩亦不敢竊有請焉

楫之言婉而深故錄之

其書又有辨證及後語

丙辰 二年年六十七春二月申省乞改正已受從

臣恩數
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
皆爲己受從官恩數請乞改正不許

冬十二月褫職罷祠

先是臺臣擊僞學旣榜朝堂未幾張貴模
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聞之舉葉倪劉
等奏論文弊復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
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
語錄之類竝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
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
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卑臺諫洶
洶爭欲以先生爲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
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之意
亟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

度外不煩過慮然久之姦人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察官紘以藁授之繼祖銳於進取意謂立可致富貴遂奏乞褫職罷祠從之○自先生去國侂冑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眞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南軒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及趙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

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先生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荅○先生在浙東時謝廓然陳賈趙彥仲首攻之後以提刑召對人恐其涉清要唆林栗極論之其後侂胄秉政則林采施康年斥爲僞學胡紘故嘗謁先生建陽山中先生飯以脫粟紘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沈繼祖共誣先生十罪汪義端余嘉又特請斬以絕僞學京鏜何澹皆附和之至謂先生講學山中棄母不養使其乞食親黨 林栗論先生時其友人止之謂朱侍制當今聖賢何讎而必欲

齋詆林曰吾但見其面貌可憎吾學耶人非詆聖賢也友人曰不見昔人指孔子喪家狗者想亦見其面貌可憎耳林曰使孔子而在吾亦不辭爲叔孫武叔剏此么麽乎小人之無忌憚大率如此○董銖曰僞學之說蓋拾鄭丙陳賈之緒餘姑猶未敢誦言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也至是沈繼祖余嘉無所忌憚則幾於無是非之心矣然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果何傷於日月乎

始修禮書

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

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具奏欲乞脩三禮曰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通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采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索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

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等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鈔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鈔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祕書省假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數十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典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會去國不及上○是歲作皇極辨後記謂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

義以辨傳訓大中為非而有取於馮當可封事中語云

丁巳三年年六十八春正月拜命謝表

前數日之夕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褫職之命來報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翌旦諸生乃知其有指揮也尋具表謝略云雖補過以脩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敢忘葵藿之初心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

別西山蔡元定于寒泉精舍

蔡元定隱居不仕亦特編置道州時郡縣逮捕甚急元定色不為動既行先生與諸嘗所遊從百餘人會別淨安寺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感歎有泣下者先生

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李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定卒於舂陵先生爲之哀慟元定從先生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疏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先生論易推本河圖雒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貶也恨無與晤語者其歿也祭之以爲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見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蓋深致其哀焉○按與元定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爲日

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趙守易地後來者不相識原善必巳報去矣賤迹復挂彈章繼此須更有行遺只得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聲聞易通亦一幸也律書序客中不服檢尋須俟還家卽爲整葺後便奉寄也元定臨終與子沈書云吾以士人招致臺評流放如此所謂天下罪人吾死之後不得受此邦時官故舊弔慰葢此邦地氣殊異汝不得地上睡若更得疾則父子二喪永無歸理三日而歛入歛之後一日而三舉哀若哀毀過多則生疾非孝子凡覩賓客至卹煩丘子陵祇禱便書記姓名臨行皆自往謝之汝是處喪禮之變凡百卹須少寬心庶幾臨事不亂可以保全吾骸以歸也先生老矣汝歸終事之後子沈卒得先生之傳成

集書傳云○按元定以沈繼祖疏道州編
管後余嚞請誅妖人元定與某卽先生書
稱復拄彈章也時參知政事謝深甫抵嚞
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
相講明經書之奧義啓廸四方之學者今
有何罪而欲誅之乎嚞語塞自是乞斬之
事乃止嘉定三年正月吏部郞劉爚輪對
上疏願詔太臣體蕩平之義絕偏黨之蔽
五月詔贈先生中奉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蔡元定特贈廸功郞四年四月爚奏乞降
明詔慶元以來名曰僞學而禁其書者原
降指揮更不施行旨從之○時黨禁益諱
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爲厲
禁先生方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
輟或勸以謝絕生徒僉德避禍者先生曰
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先生有天生德

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熹不曾上書自辦又不曾作詩謗姍只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

韓文考異成

戊午四年年六十九集書傳

二典禹謨金縢召誥洛誥武成諸說數篇及親稾百餘叚具在其他大義悉口授蔡沈俾足成之

冬十二月引年乞休

先生以明年年及七十初疑猶在罪籍不敢有請繼以尚帶階官義當納祿具申建

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是歲答李季章書云新舊凋零如蔡李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日與了却亦可瞑目矣

己未 五年年七十夏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致仕

始用野服見客

坐位榜略云滎陽呂公嘗言京雒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

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庚申六年年七十一春正月作聚星亭贊

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曰聚星亭至是作新之先生爲本原荀陳事迹畫著屏上而爲之贊末云或乃附曹羣亦忝濮嗣守之難古今所歎又曰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余衷百爾窺臨鏡考毋怠開國承家永奉明戒先生之意深矣

三月己未說太極圖庚申說西銘

己未之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之夜復說西銘甚詳二書蓋先生奉以終身而至

是尤諄諄爲學者言之其示人以原始反終存順歿寧之意甚深切著明矣

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先是戊午歲嘗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至是日改誠意章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甲子先生卒

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帥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先生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令蚤歸收

拾遺文一與黃榦令收禮書底本補緝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脩條目且封一卷往寫之式一與范念德託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疎略然則當用儀禮乎乃頷之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禮皆遵遺訓焉是日大風拔木鴻水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先生閑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

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國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自少時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儻焉孜孜不知老之將至若不屑於斯世者及其出而事君則竭忠盡誠不顧其身推以臨民則除其疾苦而正其風俗未嘗不欲其道之行也雖遇知於人主而不容於邪枉故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豈非天將以先生紹往聖之統覺來世之迷故嗇之於彼而厚之於此與

冬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先生既歿將葬正言施康年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門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然是時會葬者幾千人焉

重刻朱子年譜卷之二終